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六十八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唐平鐵勒

唐太宗貞觀元年 初突厥既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都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薛延陀於諸部爲最彊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

之共推契苾哥楞爲易勿眞莫賀可汗居貪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鉢爲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匱可汗兵復振薛延陀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臣之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帥其部落七萬餘家附於頡利可汗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於馬鬣山大破之欲谷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衆多爲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設頡利不能制

二年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閒道齎冊書拜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貢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部落皆屬焉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陀遣其弟特勒入貢事見唐平突厥

十二年　初突厥頡利既亡北方空虛薛延陀眞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犍山北獨邏水南勝兵二十萬立其二子拔酌頡利苾主南北部上以其彊

盛恐後難制秋八月癸亥拜其二子皆爲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十三年秋七月詔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突厥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恆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戶口蕃

茲一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渡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鎭撫部落其踰分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十五年薛延陀眞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回紇靺鞨霫等兵合三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

告急十一月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精兵及奚霫契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爲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朔方右衞大將軍李大亮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右屯衞大將軍張士貴將兵一萬七千爲慶州道行軍總管出雲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爲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彊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糗

日盡野無所獲頭偵者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爲掎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十二月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眞水初薛延陀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爲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追犇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衆自赤柯濼北走世勣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

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眞水勒兵還戰陳亙十里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矟直前衝之薛延陀衆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馬不知所爲唐兵縱擊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衆至漠北値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李世勣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丙子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

厥以大漠爲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彊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

十六年秋九月癸亥薛延陀眞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熟俟斤來請婚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鏡一　冬十月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彊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上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

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彊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遽爲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陀置眞珠牙帳前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眞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上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猶魚趨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

言其狀上爲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卽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十七年閏六月薛延陀眞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饌上御相思殿大饗羣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賚甚厚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婚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爲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絶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

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旣不成婚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兩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眞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眞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爲所留悔之無及眞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漠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陀先無庫廐眞珠調斂諸部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爲聘財未備而與爲婚將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婚停幸靈州追還三使

褚遂良上疏以爲薛延陀本一俟斤陛下盪平沙塞萬里蕭條餘寇犇波須有酋長璽書鼓纛立爲可汗比者復降鴻私許其婚媾西告吐蕃北諭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夷宴樂終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玆聲聽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何惜不使有始

有卒平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爲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其婚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彊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彊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爲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併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

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爲害今吾絕其婚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婚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彊棄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愼哉

十八年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度河薛延陀眞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豫蓄輕騎於漠

北欲擊之上遣使戒敕無得相攻眞珠可汗對曰至
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
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爲至尊克之當翦爲
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
結社率竟反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
厚請爲至尊誅之自是數相攻

十九年上之將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
曰語爾可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爲寇宜亟來
眞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
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眞珠陷以厚利

眞珠懾服不敢動九月壬申眞珠卒上爲之發哀初
眞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
雜種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汗居西方統薛延陀詔
許之皆以禮冊命曳莽性躁擾輕用兵與拔灼不協
眞珠卒來會喪既葬曳莽恐拔灼圖己先還所部拔
灼追襲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　上
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
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薛延陀多彌可汗既立以上
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上遣左武候中郎將長安田
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僞退誘之深入及

夏州之境整陳以待之薛延陀大敗追犇六百餘里耀威磧北而還多彌復發兵寇夏州十二月己未敕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鎮勝州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候將軍薛孤吳發靈原寧鹽慶五州兵鎮靈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

軍執失思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彌可汗輕騎遁走部內騷然矣　薛延陀多彌可汗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所親昵國人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長吐迷度與僕骨同羅共擊之多彌大敗夏六月乙亥詔以江夏王道宗左衞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爲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衞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兵右驍衞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並進以擊薛延陀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遇薛延陀阿波設

之兵於東境法師靺鞨擊破之薛延陀國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落回紇攻而殺之并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俟斤互相攻擊爭遣使來歸命薛延陀餘衆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眞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爲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地尋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使兵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聞咄摩支來皆恐懼朝議恐其爲磧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敕勒共圖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己丑上手詔

以薛延陀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　李世勣至鬱督軍山其酋長梯眞達官帥眾來降薛延陀咄摩支南犇荒谷世勣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詣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勣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八月己巳上行幸靈州　江夏王道宗兵旣度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眾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犇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敕勒

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庚午車駕至涇陽回
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
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
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爲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
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
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詔回紇等使
者宴樂頒賚拜官賜其酋長璽書遣右領軍中郎將
安永壽報使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詔以戎狄與天
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
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

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同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九月上至靈州敕勒諸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爲奴等天可汗子子孫孫常爲天至尊奴死無所恨甲辰上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冬十二月戊寅回紇俟利發吐迷度僕骨俟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俟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霫酋長皆來朝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命有司厚加給待

每五日一會

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詔以回紇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府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渾爲皋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結爲雞鹿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蹛林州白霫爲窴顏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爲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

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爲表疏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夏四月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皐蘭等七州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爲之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爲獻素立唯受其酒一杯餘悉還之　六月丁丑詔以隋末喪亂邊民爲戎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本貫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爲薛延陀所掠者

亦令贖還

二十二年秋八月辛未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金山道擊薛延陀餘寇　冬十月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蒸其叔母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皆突厥車鼻可汗之壻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夜引十餘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許奏以爲瀚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執而斬之以聞上恐回紇部落離散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入見上留之不遣甲戌以回紇吐迷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婆閏

爲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瀚海都督
高宗龍朔元年冬十月回紇酋長婆閏卒姪比粟毒
代領其衆與同羅僕固犯邊詔左武衛大將軍鄭仁
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
將軍薛仁貴爲副鴻臚卿蕭嗣業爲仙萼道行軍總
管右屯衛將軍孫仁師爲副將兵討之審禮德威之
子也
二年春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聞
唐兵將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
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阬

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仁泰等將至皆迎降仁泰等縱兵擊之掠其家以賞軍士虜相帥遠遁將軍楊志追之爲虜所敗候騎告仁泰虜輜重在近往可取也仁泰將輕騎萬四千倍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棄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軍還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仁泰等誅殺已降使虜逃散不撫士卒不計資糧遂使骸骨蔽野棄甲資寇自聖朝

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喪敗者仁貴於所監臨貪淫自恣雖矜所得不補所喪並請付法司推科詔以功贖罪皆釋之以右驍衞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鐵勒道安撫使左衞將軍姜恪副之以安輯其餘衆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九姓遂定

三年春正月左武衞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悉平之 二月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

護從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以磧
爲境磧北州府皆隸瀚海磧南隸雲中
總章二年秋八月甲戌改瀚海都護府爲安北都護
府
張溥曰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
有之號薛延陀在鐵勒諸部最雄張其於突厥
叛服不常夷男之時頡利政亂天子方圖頡利
乃冊書拜夷男爲可汗賜鼓纛將以樹敵突厥
攜其支黨視漢通月氏大夏烏孫以分匈奴西
方援國尤事逸功倍也阿史那思摩頡利族人

忠誠獻順天子嘉其義立爲可汗使還故疆興滅繼絕朝廷厚德風動蠻夷夷男不慕中國之仁驅擊思摩牙帳內徙此在與國爲乘危天朝爲負固問罪之師其何能已王師數出天子厭兵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夷男國家之辱莫有大焉契苾何力夷人忠孝心如鐵石獨持議絕婚進策見用公主不出夷男憤死二子爭殺諸部歸命片言樽俎遂平敕勒厥功茂矣自古議夷狄者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則無策無策者何和親是也漢武帝通西域遣江都王女妻烏孫

王昆莫死岑陬欲尚之公主懇恚不肯聽上書言狀報從其俗其後翁歸靡元貴靡等紛請無忌也蕭望之奮發大義請賜謝絕徵還少主邊境謐安累世積恥一朝而復至今榮之房玄齡褚遂良唐社稷臣昧於禮誼堅爲夷男求婚降良人於穹廬干帝女以蒸報是徒循婁敬之陋說而不明望之之達識也太宗神武內斷詔夷男親迎中道停絕病死沙磧於是拔灼殺曳莽回紇殺拔灼咄摩支來歸京師十一姓趨款靈州帝坐勞之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

深廣之作詩勒石告廟賜酺其所以功高百王
威行窮海惟在善聽何力若羣臣錄錄狃小信
忘大經見猶房褚苟用其言必爲世笑趙充國
譏凡公卿班超惡文俗吏有以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六十九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唐平西突厥

隋煬帝大業元年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爲葉護可汗所虜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爲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之

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族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爲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爲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爲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與處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三年冬十月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燉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帝使裴矩慰撫之

四年春正月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詔書慰諭之處羅見君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之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爲二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其勢敵耳然啓民舉其部落百萬之衆卑躬折節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共滅可汗耳羣臣咸欲從啓民之請天子既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

乃踞慢如是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眾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為墟乎處羅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

七年　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韋節召西突厥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彊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

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
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
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
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稱射匱向
善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爲婚帝取
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
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
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
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緣道被劫寓於高昌東保
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

要左右馳至玉門闕晉昌城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處羅來朝於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見之晚帝以溫言慰勞之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怏怏之色

八年春正月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爲三使其弟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於會寧又使特勒大奈別將餘衆居於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賜號曷娑那可汗賞賜甚厚

唐高祖武德元年冬十二月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

汗自宇文化及所來降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爲歸
義王曷娑那獻大珠上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
珠無所用竟還之
二年秋七月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入貢初
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於隋隋人留之國人立其
叔父號射匱可汗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旣立拓
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爲敵建庭於龜茲
北三彌山射匱卒子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
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
國北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

其征賦　九月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上不許羣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爲患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迴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於內殿宴飲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

八年夏四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婚上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婚何如對曰今北寇方彊爲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婚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

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

太宗貞觀元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眞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未成婚

二年冬十二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爲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爲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服弩失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勤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

立之是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婚上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婚且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之

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

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爲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歸之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爲泥孰設所殺諸部兵推肆葉護爲大可汗

六年秋七月西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爲薛延陀所敗肆葉護性猜很信讒有乙利可汗功最

多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欲圖之泥孰犇焉耆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肆葉護輕騎犇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可汗遣使內附丁酉遣鴻臚少卿劉善因立咄陸爲奚利邲咄陸可汗

八年西突厥咄陸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爲沙鉢羅晊利失可汗

九年冬十月乙亥處月初遣使入貢處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十二年　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爲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姓咥利失失衆心爲其臣統吐屯所襲咥利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汗會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咥利失復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既立與咥利失大戰殺傷甚衆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咥利失

十三年西突厥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咥利失窮蹙逃奔鏺汗而死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羅葉護旣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咄陸建庭於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焨觸木昆等國皆附之以伊列水爲境

十四年侯君集之討高昌也西突厥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爲高昌王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

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
十五年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特節即其所號立爲可汗賜以鼓纛上又命使者多齎金帛歷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爲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爲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若不得立爲怨實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彊大西域諸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

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殺之
十六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旣殺沙鉢羅葉護幷其衆又擊吐火羅滅之自恃强大遂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乙毗咄陸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孝恪擊走之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處密之衆而歸初高昌旣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爲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

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它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

上不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乙毗咄陸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虜獲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孰啜輒奪取之乙毗咄陸怒斬泥孰啜以徇衆皆憤怨泥孰啜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衆散走保白水胡城於是弩失畢諸部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詣闕請廢乙毗咄陸更立可汗上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之子爲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使者帥諸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乙毗咄陸出兵擊之乙毗射匱大敗

乙毗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毗咄陸自知不爲衆所附乃西犇吐火羅

二十年夏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婚上許之且使割龜兹于闐疎勒朱俱波蔥嶺五國以爲聘禮

二十二年　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以阿史那賀魯爲葉護居多邏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始蘇歌邏祿失畢五姓之衆乙毗咄陸犇吐火羅乙毗射匱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夏四月乙

亥賀魯帥其餘衆數千帳内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拜左驍衛將軍賀魯聞唐兵討龜茲請爲鄉導仍從數十騎入朝上以爲崑丘道行軍總管厚宴賜而遣之　冬閏十二月戊寅以崑丘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泥伏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

二十三年春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隸安西都護戊子以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瑤池都督

高宗永徽二年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謀襲取西庭二州庭

州刺史駱弘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寶明說賀魯令長子咥運入宿衞授右驍衞中郎將尋復遣歸咥運乃說其父擁衆西走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衆建牙於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五啜弩失畢五俟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以咥運為莫賀咄葉護焉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衞將軍遣還國　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殺略數千人詔左武候

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候將軍薛孤吳仁爲副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 冬十二月壬子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撫使單道惠與突厥賀魯相結

三年春正月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邪孤注於牢山孤注夜遁建方使副總管高德逸輕騎追之行五百餘里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

四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卒其子頡苾達度設號眞珠葉護始與沙鉢羅可汗有隙與五弩失畢共擊

沙鉢羅破之斬首千餘級
五年閏四月丙子以處月部置金滿州
六年夏五月癸未以右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西突厥頡苾達度設數遣使請兵討沙鉢羅可汗冬十一月甲戌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冊拜頡苾達度設爲可汗禮臣至碎葉城沙鉢羅發兵拒之不得前頡苾達度設部落多爲沙鉢羅所併餘衆寡弱不爲諸姓所附禮臣竟不冊拜而歸
顯慶元年秋八月辛丑葱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擊

西突厥與歌邏祿處月二部戰於榆慕谷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斬首三萬級　冬十二月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尼施等二萬餘騎繼至前軍總管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犇二十里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及器械緜亙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言於知節曰今茲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成敗之法耳何急而爲此自今常結方陳置輜重在內遇賊則戰此萬全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恃勇

輕敵委文度爲之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士卒終日跨馬被甲結陣不勝疲頓馬多瘦死定方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賊必敗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爲大將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令事必不然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恆篤城有羣胡歸附文度曰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爲賊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乃自爲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文度坐矯詔當死特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免官

二年春閏正月庚戌以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發回紇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嗣業鉅之子也初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眞皆西突厥酋長太宗之世帥衆來降至是詔以彌射步眞爲流沙安撫大使自南道招集舊衆 冬十二月蘇定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至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嬾獨祿等帥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右領軍郎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賀魯爲賀魯所破虜其

妻子今唐兵有破賀貴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歸之
仍加賜賚使彼明知賀魯爲賊而大唐爲之父母則
人致其死不遺力矣上從之泥孰喜請從軍共擊賀
魯定方至曳咥河西沙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
戰定方將唐兵及回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方
兵少直進圍之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攢矟外向自將
騎兵陳於北原沙鉢羅先攻步軍三衝不動定方引
騎兵擊之沙鉢羅大敗追犇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
日勒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衆來降沙
鉢羅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時阿史那步

眞出南道五咄陸部落聞沙鉢羅敗皆詣步眞降定方乃命蕭嗣業回紇婆閏將胡兵趨邪羅斯川追沙鉢羅定方與任雅相將新附之衆繼之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乃蹋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衆至雙河與彌射步眞合去沙鉢羅所居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沙鉢羅與其徒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纛沙鉢羅與其子咥運壻閻啜等脫走趣石國定方於是

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
畫疆場復生業凡爲沙鉢羅所掠者悉括還之十姓
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羅定方引軍還
沙鉢羅至石國西北蘇咄城人馬飢乏遣人齎珍寶
入城市馬城主伊沮達官詐以酒食出迎誘之入閉
門執之送於石國蕭嗣業至石國石國人以沙鉢羅
授之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以阿
史那彌射爲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興昔亡可汗押
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眞爲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
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遣光祿卿盧承慶持

節冊命仍命彌射步眞與承慶據諸姓降者準其部
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三年阿史那賀魯既被擒謂蕭嗣業曰我本亡虜爲
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
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
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冬十一月甲午獻於
昭陵敕免其死分其種落爲六都督府其所役屬諸
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賀魯尋死
葬於頡利墓側
四年春三月壬午西突厥興昔亡可汗與眞珠葉護

戰於雙河斬眞珠葉護

龍朔二年冬十二月𠜋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敕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至興昔亡之境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謂海政曰彌射謀反請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集軍吏謀曰彌射若反我輩無噍類不如先事誅之乃矯稱敕令大總管齎帛數萬段賜可汗及諸酋長興昔亡帥其徒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鼠尼施拔塞幹兩部亡走海政與繼往絕追討平之軍還至踈勒南弓月部復引吐蕃之眾來欲與唐兵戰海政以師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

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落皆以與昔亡爲冤各有離心繼往絕尋卒十姓無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餘衆附於吐蕃

咸亨二年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爲左驍衞大將軍兼匐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陸之衆

四年冬十二月丙午弓月疎勒二王來降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蘇定方之西討也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麪共攻疎勒降之上遣鴻臚卿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疎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

調露元年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爲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爲質在京師宜遣使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爲己副仍令撿校安西都護

永淳元年春二月西突厥阿史那車薄帥十姓反

三月以裴行儉帥右金吾將軍閻懷旦等三總管分

道討西突厥師未行行儉薨夏四月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於伊麗水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麪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旣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麪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閻懷旦等竟不行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徵入議邊事上見方翼衣有血漬問之方翼具對熱海

苦戰之狀上視瘡歎息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

則天皇后垂拱元年　初西突厥興昔亡繼往絕可汗旣死十姓無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興昔亡之子左豹韜衞翊府中郎將元慶爲左玉鈐衞將軍兼崑陵都護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

二年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繼往絕可汗之子斛瑟羅爲右玉鈐衞將軍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天授元年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爲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

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拜右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
主可汗

聖曆二年秋八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
入見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

久視元年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爲平西
軍大總管鎮碎葉

長安三年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
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衆諸部歸
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
千人屯碎葉西北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

羅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烏質勒悉併其地

四年春正月丙申冊拜右武衛將軍阿史那懷道爲西突厥十姓可汗懷道斛瑟羅子也

中宗神龍二年閏正月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爲懷德郡王　冬十二月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臥不動明旦入

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襲嗢鹿州都督懷德王

景龍二年冬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爲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弩等帥衆犯塞初娑葛旣代烏質勒統衆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衆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衞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衞將軍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

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
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
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旣不失部落又
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歷城人
時爲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閒使賂楚客處訥請如
以悌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以爲往歲吐蕃所以犯
邊正爲求十姓四鎭之地不獲故耳比者息兵請和
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直以國多內難人畜疫癘
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國小安豈能
忘取十姓四鎭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

爲吐蕃鄉導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弊勢未能爲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于闐疎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爲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爲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按獻父

元慶叔父僕羅兄俀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爲可汗欲以招撫十姓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衆雖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疎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引吐蕃奉俀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彊寇爲援虔瓘等恣爲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俀子爲患今北

有娑葛急則與之併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爲非計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疏勒入寇元振在疏勒柵於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

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咼而殺之　癸未牛師獎與突騎施娑葛戰於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葛娑葛遺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讎闕啜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閒道具奏其狀

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冊爲十四姓可汗

三年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庚辰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

睿宗景雲二年冬十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爲招慰十姓使

玄宗開元二年西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己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克碎葉等鎭擒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　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伐守忠默

啜遣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幷殺之

三年突騎施守忠旣死默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衆爲之酋長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衆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是歲以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

四年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爲可汗

五年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衆浸强雖職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　秋七月安西副大都

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鎭圍撥換
及大石城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
六年夏五月辛亥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爲左羽林大
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經略大使
七年冬十月壬子冊拜突騎施蘇祿爲忠順可汗
十年冬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爲
交河公主嫁突騎施可汗蘇祿
十四年杜暹爲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
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
那女何得宣敎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

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鎮會暹入朝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嬰城自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爲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旣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尋遣使入貢

十八年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之於丹鳳樓突厥使者豫焉二使爭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騎施曰今日之宴爲我設也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施在西

二十三年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

二十四年春正月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騎施大破之秋八月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

二十六年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畱私蓄由是衆樂爲用既尚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爲可敦又立數子爲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彊其部落又分爲黃姓黑姓互相乖阻於是莫賀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

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為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眾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相與連兵以拒唐

二十七年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擒之於賀邏嶺分遣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詧與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邏斯城擒黑姓可汗

爾徵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九月戊午處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帥衆內附仍請從居安西管內

二十八年春三月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爲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爲十姓可汗從之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爲交河公主　冬十一月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史那昕爲可汗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爲可汗使統突騎

施之衆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達干降
天寶元年夏四月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
突騎施至俱蘭城爲莫賀達干所殺突騎施大纛官
都摩度來降六月乙未冊都摩度爲三姓葉護
三載夏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討突騎施莫賀
達干斬之更請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啜祿毗伽六
月甲辰冊拜骨啜祿毗伽爲十姓可汗
八載秋七月冊突騎施移撥爲十姓可汗
十二載秋九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羅
蜜施爲突騎施可汗

張溥曰東突厥之有西突厥也繇木杆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鉢始也大邏便不容於攝圖西走達頭後被虜國人立鞅素特勒子再傳而及達漫在隋時頗叛服分衆爲三唐高祖武德初歸命長安遽聽統葉護所請縱使者殺之曲在唐矣統葉護爲莫賀咄所殺國人請立泥孰泥孰不可迎立咥力卒殺莫賀咄忠臣奉君孝子復仇兩者無愧咥力復欲圖泥孰不仁實甚旣咥力犇而泥孰立向背在人惟義乃附卽蠻夷猶然泥孰死弟同娥設立統吐屯攜叛部衆

復立欲谷設西突厥又分爲二國勢益不支矣同娥設犇死弩失畢部落立其子薄布居南庭與欲谷設北庭無相害也欲谷設復殺薄布强大驕倨諸部請廢之立莫賀咄子爲乙毗射匱可汗未幾阿史那賀魯起并其衆廬帳最盛事唐最反覆欲谷設子頡苾請共擊之蘇定方等鋭師再出賀魯禽獻昭陵乃命彌射步眞分主西突厥地亡何步眞又說蘇海政殺彌射嗚呼戎狄無親爭雄以力骨肉相攻彼所不忌然言其族類則皆父兄子弟也晉室板蕩禍生八王

梁祚衰絕兵極六門同室之鬭勝則不忍敗則同盡夷雖非種情勢未殊隋用染干以閒雍虞閭唐用突利以制頡利亦突厥之近鑑也而犬羊愚悖不知覺悟是以夷狄攻夷狄夷狄之失計中國之上策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七十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太宗討龜兹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龜兹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節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

二十二年春三月甲午上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間頗能料敵今崑丘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兹用事者羯獵顛那利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弩失畢其次也

秋七月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從討龜兹

冬十月阿史那社爾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兹北境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犇龜兹保其東境社爾遣兵追擊擒而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為焉耆王使修職貢龜兹大震守將多棄城走社爾進屯磧口去其都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為前鋒右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

多褐城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其相那利羯獵顛帥衆五萬拒戰鋒刃甫接威引兵偽遁龜茲悉衆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懼將卻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　龜茲王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爾進軍逼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帥精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社爾進軍攻之四旬閏十二月丁丑拔之擒布失畢及羯獵顛那利脫身走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

或告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死於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召募得二百人衞軍資財物與龜兹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兹萬餘人趣都城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兹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衞郎將權祇甫詣諸城開示禍福皆相帥請降凡得

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國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爲王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爲左武衛中郎將

高宗永徽元年　初阿史那社爾虜龜茲王布失畢立其弟爲王唐兵旣還其酋長爭立更相攻擊秋八月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爲龜茲王遣歸國撫其衆

顯慶元年秋八月乙巳龜兹王布失畢入朝

三年　初龜兹王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相那利私通布失畢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黨與互來告難上兩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至龜兹東境泥師城龜兹大將羯獵顛發衆拒之仍遣使降於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詔左屯衛大將軍楊冑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卒冑與羯獵顛戰大破之擒羯獵顛及其黨盡誅之乃以其地爲龜兹都督府春正月戊申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爲龜兹王兼都督　夏五月

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復爲西州都
督府鎮高昌故地
張溥曰焉耆謀叛龜茲王布失畢遣兵佐之太
宗赫然議討其夜月食昴詔曰月陰精用刑兆
也昴胡分數且終乃命阿史那社爾等連師進
擊未幾破大城五降小城七百餘虜其王相歸
夷虜興亡上應天象即小醜猶然哉郭孝恪楊
翟奇士少從李密後歸太宗策破王世充竇建
德功出諸臣右焉耆王龍突騎支與西突厥婚
約爲輔車不朝貢其所恃者都城三十里四面

大山海水繚外唐兵雖神不能渡也孝恪倍道
絕水夜傅堞達曙譟而登鼓角轟哄執突騎支
以來時天子坐堂上度功萬里料二十二日孝
恪必破焉者蓋彼威勇夙著入虎穴得虎子班
超降鄯善耿秉擊車師斯其人也既討龜茲破
其國城自留守遺餘軍分道進長勝之餘謂可
談笑制人乃那利收合散亡與城內胡結鼓譟
轉襲孝恪鬬死威行窮漠而命癈一城蟻隙潰
堤言之烏邑孝恪出營時國人獻言亦云那利
出亡勢必爲變願謹備之孝恪忽不問父子死

敵凡人千勝不當一敗蝮蛇螫手斷腕不及壯
士當此難以救矣崔義超曹繼叔募兵再戰那
利就擒虜固易制耳狎則噬人屈則稽顙亦視
所備者何如也太宗受俘紫微殿待布失畢以
不死大唐至仁然那利有殺孝恪罪未可赦也
縱之歸國任其蒸逆後復煩斧鉞龜兹方定一
時逋誅沒世有害卽彼國君何利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七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一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太宗平高昌

唐高祖武德二年高昌王麴伯雅遣使入貢

六年麴伯雅卒子文泰立

太宗貞觀四年冬十二月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

泰之來所過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五年春正月癸酉上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於大安宮

六年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騎支遣使入貢初焉耆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高昌突騎支請復開磧路以便往來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焉耆

大掠而去

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內屬文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責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頡利之亡也中國人在突厥者或犇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狀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於天雉伏於蒿貓遊於堂鼠噍於

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謂薛延陀云既爲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爲拜其使者事人無禮又間鄰國爲惡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爲軍導以擊高昌上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齎繒帛賜薛延陀與謀進取　上猶冀高昌王文泰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

十四年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三萬已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爲發疾卒子智盛立軍至柳谷詗者言文泰刻日將葬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閒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

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獠兒爲前鋒夜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未幾惟尚書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塡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處又爲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急相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爲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智

盛窮蹙秋八月癸酉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戸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悦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鎭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

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詣軍門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爲高昌所奪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之　冬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於觀德殿行飲至禮大酺三日尋以智盛爲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常

增九部樂爲十部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爲盜竊君集不能禁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爲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愼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

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録其微
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
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
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
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内出高昌婦女付大理
與萬均對辨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辨帷箔之私實則所
得者輕虚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
絶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
遽釋之侯君集馬病蚛顙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

露其贜而鞫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梧州刺史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卽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愼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張溥曰高昌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田地城戊己校尉所治也其王麴伯雅隋時妻華容公主蓋宇文氏女也唐武德初伯雅入貢既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及太宗之世貢獻不絕宇文女賜氏李更封常樂公主中國保字出於

誠心非若敕勒貌附賜以精刀寶鞭而已文泰不恭焉耆來訴帝往問狀猶不悛順驕倨自大意謂伏蒿之雉不畏鷹隼穴之鼠不畏貓迨唐師臨磧口惶悸發病夜郎恃遠于窴疎漢彼不覩天子之師烏知中國威武哉文泰疾死智盛當國孺子何知可服而舍侯君集伐不乘喪勝不黷兵其晉文公之服原人乎智盛詣軍門辭尚未屈薛萬均勃然起流汗伏地聽命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其謠果驗俘獻殿庭舉國內屬智盛智湛爲唐臣僕麴氏傳國九世百

三十四年至是而亡以小抗大寧有利焉太宗既平高昌改爲州縣魏徵褚遂良固諫不聽後西突厥數入寇乃喟然悔也唐即富强但能絕麴氏之世不能獲高昌之用地實限之非人力所及使太宗明漢光武不置西域都護之意則無是舉矣侯君集取高昌兵不血刃歸下獄吏岑文本訟之乃出此與劉向疏甘延壽陳湯功曷異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七十一

